

和明集

古籍

才十二

四百七十五  
墳五

5-1358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鞏固 帝階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釋僧祐撰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荅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踞食

義法師荅范伯倫書 并范重荅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踞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

奏三首 并詔二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 并八座

墳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

并王令答  
往反八首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不應敬

王者書一首

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下嗣之等

荅往反五首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一首

并桓玄教一首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

籍書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

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

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  
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  
言則法相永沉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  
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  
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  
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  
運也至於恒標辭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竒  
然亦足敦厲法要日燭旣寤俗之談即仙三  
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  
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

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  
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勞如之弟  
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雲也弘淵  
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  
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况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  
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  
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水  
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迴儀指此世而不誨  
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  
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  
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

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  
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  
無生大塊旣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  
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弥暉道業之隆莫盛於  
今豈所謂月光首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  
驗于茲乎又聞三十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  
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  
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  
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  
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  
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扈迴曜一躡七寶之  
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殖栴檀於

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  
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庚闡

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  
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譙王書論孔釋

并張新安答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  
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  
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  
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  
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博碩肥膄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了想二  
三子揚擢而陳使畫然有證祛其惑焉張新安答



仰復淵旨匪迹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汎對竊  
以爲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因則河漢  
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鍾啓發俟於悱憤夫妙  
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頰仰觀九有  
然而運值百齡宵均万劫者豈非嘉緣未構  
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文莫載靡  
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婉而成潛  
徙冥遠之生導三卍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轍  
網宿照仁蒐畋弘信旣以漸漬習成去滯曰  
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  
譚熒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宣未旭非  
旨睽以異通諒理均而俱躡者附會玄遠孰

夷冒言謬犯不韙輕率狂簡

與禪師書論踞食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爲教因事成用  
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  
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  
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  
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于外  
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非偏  
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屣事理  
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  
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踈行之有  
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

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  
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  
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  
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  
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旣制其  
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  
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  
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  
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不  
變在理旣未於用又鹿苟所未達敢不布懷  
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  
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捨  
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  
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  
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  
意唯此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於此無虛  
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  
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  
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  
據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  
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  
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絕旃裘之律不可見大

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  
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  
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  
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  
云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  
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  
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  
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坐無時而  
偏據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難嘗變取同為  
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  
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嚏  
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荅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壇越夫沙  
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欲違  
經反律師心自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  
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  
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  
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  
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  
是以如來爲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  
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  
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  
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

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  
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爲  
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洎自  
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旣  
無經律爲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  
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  
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  
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床上所棄之  
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  
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  
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  
貧道不得不擢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

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  
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  
思令幽顯無恨

荅義公

荅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  
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  
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  
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筋之文何重偏  
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  
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  
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為  
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



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為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

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  
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  
戒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  
爲不慙同自爲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  
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  
以求直

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  
必苦守偏俗

論踞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  
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  
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座

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爲  
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蓋區區樂同  
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餐下風已達天聽臣  
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  
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  
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  
是以聖人因事制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  
律思夫其防弥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  
守株不以踈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  
壹各信所見尠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  
甘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况於異臣者  
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爲非今之

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爲美不斷  
爲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  
企慧觀似悔始位伏度聖心凡當有在今不  
望明詔孤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  
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就大同  
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伐將尋斧柯故  
宜自迹及遠今無思不服江左中興高座來  
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  
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  
不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詣  
闕求通欲以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  
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

所親見者也謹啓

重表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  
有許法駕旣遊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正  
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  
冥中未知攸濟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  
以之弭弊風尚有益而無損万踞脫有未暇  
聖旨自可笑噉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自效  
之心裨謚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  
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  
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  
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

而弗責臣言 詔知與慧義論機食近亦粗  
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無經制以所  
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  
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  
中耶祇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旣非所習加以  
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爲恨

###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營穴偏見不足陳  
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勅又令更求  
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  
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泯其  
樂革命隨時其義並本莊周以古今譬舟車

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  
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  
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  
得蒙弘接聖旨晚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  
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

慧觀荅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  
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諛臣弘  
亦謂爲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爲  
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道辭知窮臣近  
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  
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僭侍衛之臣實  
時之望旣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逮

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錄其一  
住之至不以知拙爲罪復敦冒昧干穢竊恃  
古典不加刑之年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并詔  
五首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  
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  
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駁尚書  
令何充及僕射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  
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  
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  
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  
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庾冰重諷旨謂應盡敬爲晉成帝作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

誠當無怪况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  
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講槃  
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  
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旣其有以  
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  
果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

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  
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  
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  
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  
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  
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  
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  
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  
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  
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  
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  
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

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翌諸葛恢馮懷謝廣等  
重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  
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  
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  
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  
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  
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

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誼有損也  
况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  
岱區區之況上俾皇極令一今其拜遂壞其  
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愁  
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  
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  
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  
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  
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  
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

怪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  
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  
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  
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  
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  
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  
採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朝則  
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  
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  
而當以兩行耶

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翌等三奏不應敬事  
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於軋軋夙夜思

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  
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  
之慎戒專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  
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  
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  
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

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綱  
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悽悽以爲不令致拜於  
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  
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  
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

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  
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  
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八座荅

此一首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  
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  
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誨然佛  
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  
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  
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所貴  
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  
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執自應



廢弥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荅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書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

并王令荅往復八道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在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令荅桓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  
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  
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  
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  
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馱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辨  
旣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  
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  
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  
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

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  
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  
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  
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  
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  
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  
拜一起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  
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  
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桓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  
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  
爲小異其制耳旣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  
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  
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  
不以人爲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  
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  
設靈竒使其畏服旣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  
是本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  
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

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

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公重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

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旣殊  
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  
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旣同  
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  
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  
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  
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  
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  
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  
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竒使其畏服

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為大設靈竒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

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万物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伸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



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荅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

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

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憺然所據也胡人不  
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  
今篤以祇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  
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  
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  
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  
但謂自理而默老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  
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慧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  
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

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荅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  
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  
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  
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  
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  
謂也

### 桓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  
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  
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  
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

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  
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旣殊則義無降屈  
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  
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  
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  
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  
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  
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  
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  
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竒爲化  
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  
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

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

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是敬爲行首是敦敬之

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  
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  
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  
敬君豈謝惠者耶

公重荅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厝  
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  
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旣臻  
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  
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  
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  
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

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麓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旣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律徑所

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  
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  
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  
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  
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  
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  
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  
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  
正言似反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  
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  
道弘曠事數弥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



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  
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  
擬心宗轍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為無  
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  
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  
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戢高論不容間然是  
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  
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  
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伸以盡  
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  
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

相妾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之因此  
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  
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  
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辨如其未允請俟高尚  
桓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  
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  
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  
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折耳八日已及今與右  
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  
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  
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

折耳可以示仲文

重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示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

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  
教以弔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  
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  
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  
之其弊弥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  
上耳

公重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闇  
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  
可以伸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示爲師無該  
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弔崇主之大禮折在  
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

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  
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  
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  
命庾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  
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  
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

書

并桓玄  
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  
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  
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

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  
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而共  
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  
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  
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  
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  
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  
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  
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  
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

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  
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  
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  
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  
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禮越所明  
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

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  
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  
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  
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  
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  
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

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  
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  
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  
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  
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  
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  
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其  
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  
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  
此命旣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弥深非言所喻  
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  
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



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僞相冒涇渭未分則可  
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  
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  
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  
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  
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  
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  
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  
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  
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  
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弼法可弼則道可  
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

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  
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  
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竒韻挺於弱年  
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  
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  
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恡所執蓋欲  
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  
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  
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  
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垣其所懷執筆  
悲懣不覺涕泗橫流

桓太尉答

并詔停沙門敬事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  
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  
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  
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  
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  
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  
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  
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論又云佛教兩  
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  
以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敬存行  
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  
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

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陞故是同國人所  
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  
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  
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  
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桓楚許道人不致禮詔

并荅往  
返五首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  
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當寧  
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素恪之言詔  
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

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  
以向化法服便抗禮万乘之主愚情所未安  
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  
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  
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尔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  
臣馬範

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冲挹之至  
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  
至同歸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  
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

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  
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  
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侍  
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詔如右陛下至德  
圓虛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  
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  
功自斯已還蓋是歛麁之用耳神理緬邈求  
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戒若行  
道不失其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  
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

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  
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  
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  
行之前代今大明旣升道化無外經國大綸  
不可有關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  
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  
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讚仰歎非愚淺所  
逮尊主祗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  
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  
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元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并桓玄書

桓玄輔政欲沙汰衆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  
將可見佛所貴無爲慙懃在於絕欲而比者陵  
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  
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  
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  
遊食之群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  
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汗風軌矣便可  
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  
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若者或



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軌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由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旣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僞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

眞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爲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

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爲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有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

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

古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出奉大法或弱

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  
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  
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叅懷聖典亦有  
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  
每期情古人故復略叙所聞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  
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弥  
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  
直往忘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  
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  
愧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

業城傍者開通緣皇澤曠灑朽榦蒙榮然沙  
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  
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  
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  
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  
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  
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先靜勤士  
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  
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  
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  
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僧事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衿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衿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爲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戒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爲無宗但自尔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習惑纏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尔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爲申徒嘉所譏况今末法比丘寧

能收失若不收失每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  
堪命國有典刑願勅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  
亂聖聽盛雖老病遠慕榜木敢以陳聞伏紙  
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墳

踞食

上音據

譙王

上音自

料簡

上音郎

弗縻

下音繫

費蠱爻

上音戶

二檄

下音胡

的

反

閻風

也

浪音萬竅

下音苦

耳遲

下音聲

箴

音也

東徂

下音自

往也反躡履

也反

江湄

下音眉

陷溺

上音咸

字去

的

反授接

上音院

津徑

下音定

反

弋不

上音箭

翼

也射肥膂

上音非

揚擢

下音舉

也

畫

也

也

上兄麥反汎對上芳撞鍾江上直悱憤反上芳  
作事也房粉頰仰反他頭省均深上煙反口  
言也下也

反怒氣也輟軌水反知劣反止也車迹也俱遠自反孚  
芳無反

信也  
蒐苗獵上曰所愁也反春漸漬反下浸賜  
輝熒反上許願

鞞刑法也放華上下方罔反放勛堯字也旭旦許反也  
旨睽乖下也苦圭反下惠瓜反重華舜字也企踞智反立也

也舉足締紘反上丑知葛布也逆投錫擊反先咳噎  
上音帝噴

支反下音帝噴  
直慮反下子然單上獨居也烈反矛盾時尹莫浮反同前意  
猥下烏每辭訥下奴骨反

如品箏琶也以  
膠粘其桎也  
不羈宜下反居  
咲受下上音授  
裨諶上音市林反益信也

也  
不羈宜下反居  
咲受下上音授  
裨諶上音市林反益信也

也  
不羈宜下反居  
咲受下上音授  
裨諶上音市林反益信也

也  
不羈宜下反居  
咲受下上音授  
裨諶上音市林反益信也

也  
不羈宜下反居  
咲受下上音授  
裨諶上音市林反益信也

也  
不羈宜下反居  
咲受下上音授  
裨諶上音市林反益信也



也冕旒子免沐二音天屏營上音并猖狂

上音孟軻下苦反貶悲反檢必角褚上丑翌反下音

翼恢反苦回邁反古候盤辟亦反毗軌憲下法也

宏模上惠下莫萌反大也潛操到反七誼音義

也嵩岱音代並岳名下壅滯拱反紆較略上音曩

昔也黨反悽悽貞力朱一音樓張敞兩反初王謐音下

蜜恨恨反力向眷眄下音爰暨反下其器

愴然麥上反兄關鍵下音厝感上七故反發

瑩下紆反督音篤措言上七反折詢息旬反蠲俱

也除敬戢下阻澁斐然上尾反芳敬否下皮反荆璞

上音京山名也下砥磨卓上音濠上高反萃

集也遂反落落簪冠下側也參反庇廕卑二反漱流瘦上音

也涇渭經二告朔音籛羊止許既反剝

長上他厲挺於上他頂淚滅上眉殫音丹悲

懣下音涕泗體上音袁恪各反沙汰下音穢黷

下音逋逃蒲上必不羈下居塵滓下側淪湑下息

徐反流漣下音增慼下苦騁丑領朽幹下古

枝大壑呼各反方屨下音榜木上榜字同用

